春秋集義

二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十

宋 李明復 撰

宣公

程頤曰宣公名倭文公子子赤庶兄匡王五年即位

宣謚也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謝湜曰宣公之立上不受之天子下不受之先君書

即位著其自立也

胡安國曰宣公為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于同詞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于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謝湜曰大喪而逆女其惡不待貶絶而見矣公即位而逆女將以結援于齊也納幣非卿故不書公子遂

魯逆臣王法在所絶也稱公子以宣公親之也單稱

公子遂稱公子而桓與聞逆宣受逆臣立其惡著矣

胡安國曰魯秉周禮喪未朞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

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母弟而立宣公懼于見

討故結婚于齊爲自安計越典禮而逆之如此其亟

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

文公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

君莫之行也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

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程頤曰脱氏字

謝湜曰遂不稱公子一事再見者卒名故也逆夫人至稱以者逆女君命故也婦姜不稱氏者以婦配姓則不氏亦猶以謚配姓則不氏也女子以姓為本言婦姜而不言氏非褒貶之法也公子公孫宗族之親也春秋時皆以臣禮仕于國以親言之則有尊卑之

序也然則公室子孫逆女以卑者行則順以尊者行則逆

胡安國曰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

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爲國君母斬焉在衰服之中請婚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爲後世鑒者也槩指爲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朱熹曰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如此蓋爲如今魯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人筆削如何得見聖人之意

夏季孫行父如齊

謝湜曰左氏謂請會于齊

胡安國曰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此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

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程氏學曰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諸侯專放大夫可乎唯罪輕于專殺耳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謝湜曰放屏棄之詞放驩兜於崇山是也誅罰王之事也諸侯擅命其上專殺大夫其次專放大夫書放胥甲父罪之也古者大臣有罪放之幽遠之地者擯

之不使得為民病也衛晉之鄰也以甲父不忠于晉
而放之于衛是以晉之禍移之于鄰國也書放甲父
于衛著其失也舜之四刑放重于流竄重於放殛重
于竄
胡安國曰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于專殺若其罪薄
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于天子
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于司寇而擅刑猶不遠于
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

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借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于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呂祖謙曰放胥甲父于衛河曲之戰趙穿與胥甲父俱敗軍謀何故獨放甲父此見趙宣子私意處當時所以不便誅他時正為是親不敢行法耳此莫是自文公以來開此端隙魏犨與顛頡俱爇曹負羈之宮

而文公止殺顛頡然文公猶是國君趙盾乃人臣豈
可徇私意而行法乎此所以成趙穿弒靈公之事

公會齊侯于平州

謝湜曰平州齊地左氏謂定公位

胡安國曰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簒立
適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
于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弒君簒國者已列于諸侯
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大簒弒

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身無存殁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于會而不復討是視倫紀為弁髦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公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絶其黨而後為惡者孤矣

公子遂如齊

胡安國曰宣公簒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

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于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于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程頤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爲彼彊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謝湜曰宣公懼大國見討故以濟西田賂齊春秋以齊人取我田爲文者罪齊侯受賂容逆也罪齊侯受賂容逆而魯國之惡見矣貶齊侯故書人公子遂如齊子卒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然則殺適立庶皆公子遂結齊而爲之也

胡安國曰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于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弒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難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弒君簒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于諸侯之討則倫紀等于弁髦人類滅為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氏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于弒奪而後厭

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呂祖謙曰齊人取濟西之田濟西田初是曹故地晉文公取之以分與魯今魯又賂齊只是交割前日請會之賂

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胡安國曰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

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呂祖謙曰楚侵陳遂侵宋陳與宋相近

晉趙盾帥師救陳

胡安國曰鄭在王畿之内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

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救民于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書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謝湜曰鄭穆公從楚病中國故貶書人楚子鄭人攻陳宋書侵著其不道也侵宋書遂著其暴横也書趙盾救陳善之也書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伐鄭

著諸侯疾鄭之深也棐林鄭地晉師至棐林而諸侯會之諸侯皆欲伐鄭故也

胡安國曰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為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師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于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于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

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謝湜曰崇秦與國肴方救陳伐鄭穿又侵崇晉國權出趙氏故也

胡安國曰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譎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于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

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
弑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于此書
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胡安國曰宋人弑君既列于會在春秋衰世已免於
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
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
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盖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

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程氏學曰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死也不當論其生死盖存之殺之皆在得之之後故不當論于此如其義則獲人之君與其卿及其見獲者之罪皆可知矣其間曲直之義則各存乎其文若韓之戰不書秦伐而曰晉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則曲在晉自可

見也

謝湜曰前冬宋人伐鄭今春二國戰于大棘然則大棘之戰由宋華元好戰致之也故以華元主戰而罪之師曲在宋可知也華元逞一朝之忿進不由義出不量敵乃至師衆大敗而身獲于人書獲宋華元著大夫好戰之禍也

胡安國曰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

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
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師之選其義
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
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
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敵于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
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
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
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謝湜曰晉趙穿侵崇故秦師伐晉

胡安國曰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于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于强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筭無遺策獨惜于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

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衛人陳人侵鄭

謝湜曰鄭敗宋師獲宋華元故四國侵鄭

胡安國曰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闘赧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

不氏而稱人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
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于興師動衆有不能定
者也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
鄭不競于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爲末流
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程頤語録或問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聖人不言趙穿
何也曰此春秋大義趙穿手弒其君人誰不知盾之

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也越境乃免此句要人會得若出而反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范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于崔杼而卒不没其罪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於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如春秋

有褒貶賞罰之文也後之為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
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
庶乎其可信也
謝湜曰弑逆趙穿為之也書曰趙盾者穿盾之族也
晉國之權皆歸于盾盾苟無不臣之心則穿安敢肆
為大逆哉令也入諫不聽亡不越境聞難而反反不
討賊然則穿之逆盾之由也春秋推原首惡而歸之
趙盾所以為萬世法也自星孛北斗之後齊有商人

齊人之難宋有宋人之難莒有莒國之難晉有趙盾之難其禍大且衆矣然則天變之大可不戒耶賊不討故不書葬

胡安國曰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于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于君見弑不于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

後君臣之義絶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開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爲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

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
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
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
史太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
相夷以至于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
懼
朱熹曰左傳是有多少難信處如趙盾一事後人費
萬千說話與出脫其實此事甚分明如司馬昭之弑

高貴鄉公他終不成親自下手必有抽戈用命如賈充成濟之徒如曰司馬公養汝等正為今日之事無所問也看左傳載靈公欲殺趙盾今日要殺殺不得明日要殺殺不得只是一箇人君要殺一臣最易為力恁地殺不得也是他大段強了今來許多說話自是後來三晉既得政撰造掩覆反有不可得而掩者矣物來若不能明事至若不能辨是吾心大段昏在

又曰初靈公要殺盾盾所以走出趙穿便弑公想是

他本意如此然則此罪首合是誰做

呂祖謙曰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太史既如此書時諸侯之國史皆從此書然當時趙盾亦不為無意使盾無意時反討賊也又縱使趙穿迎公子黑臀看前時盾說棄人用犬之句已自有無君之心觀太史言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屬可見宣子弒君分明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此恐非

夫子之言不然恐記有差訛如為法受惡此句亦未見得惜也越境乃免一句恐未必如此豈有弑君之後纔出境便可免其罪宣子既不能討賊而又使趙穿逆成公此見其弑君甚分明然齊崔杼殺齊太史而盾不殺董狐此亦見其得處

又曰趙穿弑靈公董狐直筆書之曰趙盾弑其君蓋弑雖是趙穿其情實為趙盾出去了弑蓋盾平日所與親厚者惟穿耳穿為盾之出故敢行弑君之逆此

雖是穿弒君實為盾弒何故見得是盾弒以穿既弒
君之後盾歸既不討其弒君之賊反使穿逆公子黑
臀于周而立之則盾親厚穿之情無所逃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春秋集義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十一

宋 李明復 撰

宣公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謝湜曰牛在滌曰牲傷則復謂之牛以其不可供牲也聖人事天其敬至矣郊牛口傷牛為鼷鼠食旨即

以為牛而不以為牲也聖人於郊一物一事無不致其誠敬之心也有誠敬之心則天事安有不善耶郊牛之口傷養牲不敬也改卜牛牛死不敬之至也牛死乃不郊則天事於此廢矣春秋因其變而書其郊罪魯人失誠敬之心也有牲而不用則曰乃免牲牛不可用則曰乃免牛牛死無牛可免則曰乃不郊

胡安國曰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於魯史策已

書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
廢天事禮乎春秋以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
適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而
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
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矣三望者公羊曰祭太山
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内名山大川皆其所
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
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

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為太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内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葬匡王

胡安國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謝湜曰楚子入中國伐陸渾戎著其盛也
胡安國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於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謝湜曰鄭從晉故楚侵鄭
胡安國曰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

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爲不足與
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僞邦而
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
侵稱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
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

胡安國曰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
以曹師伐宋然不書於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

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爲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條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謝湜曰釋二國之怨曰平平莒及郯欲以睦鄰國也

莒人不肯平之不得其道也伐莒取向則魯人平莒終於為亂而已諸侯相侵伐相攻爭皆以邦國不平致之也能平其不平則相親睦相保衛吉相慶凶相弔患難相恤而侵伐攻爭之患息矣平莒及郯善之大者也雖然信不足以得莒人之心也義不足以服莒人之心也其伐國取邑適以益莒之不平而已雖欲以大制小安能使二國之平哉故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

胡安國曰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之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强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鄭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必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及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强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强大者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

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

吕祖謙曰公及齊平莒郯莒郯皆是徐州地亦相近大凡整理人國當以禮既欲平其國又取其邑何以能治正如見人鬬而欲解紛者見其說之不從而自與為敵

秦伯稻卒

謝湜曰秦伯秦共公魯不會葬故不書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謝湜曰弑逆公子宋之謀也書曰公子歸生者歸生

國之正卿也歸生苟無不臣之心則公子宋安敢肆

為大逆哉春秋推原首惡而歸之歸生以其為國股

肱而私縱逆惡晉靈之難不以歸穿而以歸盾鄭靈

之難不以主宋而以主歸生所以責輔臣報國之忠

也春秋杜患之意微矣賊不討故不書葬

胡安國曰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

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

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者也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人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

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討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弒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胡宏曰春秋之義誅國賊者必先誅其黨

赤狄侵齊

謝湜曰齊不能討赤狄故再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安國曰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篡弑謀于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有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

冬楚子伐鄭

謝湜曰楚人侵鄭鄭未服故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謝湜曰比年如齊以平州之會故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程頤語録或問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
曰子者言是公女其他則娣妹之類也
謝湜曰高固逆子叔姬與莒慶逆叔姬同意時君之
女稱子
胡安國曰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

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為别于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毁列畢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强大來娶於鄭子產辭而却之使館於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强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

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于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說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叔孫得臣卒

胡安國曰内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畧耳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畧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嫡立庶往謀于齊而與得臣

並使也若憒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
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
禁外結強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於
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為有
無者不足加以恩數焉耳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謝湜曰大夫非君命非國事不越境高固齊之大夫
也秋來逆子叔姬冬及子叔姬來罪其違法也以其

非事出境故書來來同高固故書及觀高固不率如此而君失御臣之道可知矣

胡安國曰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

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謝湜曰楚子伐鄭鄭未服故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謝湜曰趙盾晉逆臣晉不能討故與衛孫免侵陳以陳將即楚故也

胡安國曰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

者以下書晉衛加兵於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則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盡亦自反可也不内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夏四月秋八月螽

胡安國曰傳謂螽爲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公

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捨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蝝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謝湜曰杜氏謂公立衛始修好

胡安國曰來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敦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耳是盟衛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爲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謝湜曰萊小國

大旱

謝湜曰大旱不雨一也旱則赤日損物故為大旱不雨則雲不為雨也不雨或歷一時或歷數月則書不雨以見為災之久也

胡安國曰及者内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鄭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是以為此舉也軍

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又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謝湜曰黑壤晉地晉成公初會諸侯

胡安國曰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爲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爲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

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
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
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于心
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于
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
在已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謝湜曰公子遂受命聘齊至黄以疾而復非禮也大

夫受命以出雖死以尸將事可也未致君命而復則有廢命之罪矣至黄乃復罪其専也敖書不至遂書至黄者不至則無進意其復以不敬也至黄則有進意其復以疾也不至而復遂返之辭也至黄乃復不可進而後返之辭也然則敖與遂其廢君命一也其為罪則異矣乃反前之詞

胡安國曰至黄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

事楚伐吴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
入吴人辭焉上介芉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
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墜絶世于良廢日
共積一日遷次令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
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吴人不敢辭
君子以為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胡安國曰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

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爲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
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
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
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
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
變法之端爲後世戒
朱熹曰諸侯有四時之祫畢竟是祭有不及處方如
此如春秋有事于太廟太廟便是羣祧之主皆在其

中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程氏學曰八年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非禮也繹者明日又祭也猶者可已而不已也萬入去籥去其有聲者而用其無聲者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此與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同二年不書祭名而止書曰有事者事之失不在祭故也若烝為黷禮吉禘以其不當吉又見魯有禘祭之類則

必書名

謝湜曰古者哀樂不同日有哀戚之心則不能致其樂有喜樂之心則不能致其哀故也祭吉事也君方祭以喪入告非禮也其告也廢祭則為不敬廢卿佐之喪則為忘哀君於喪祭不得全其事矣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君祭在廟而以哀入告也繹明日又祭也以喪入告則君有哀戚之心而祭不可以終矣壬午猶繹著其忘哀也繹書猶以明可已而不已

也萬籥皆舞事也去籥去其有聲者也去其有聲而用其無聲為樂一也萬入去籥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遂宣公股肱之臣也以臣子恩之矣而不以臣子哀之失君道也宣公賴遂以立故生賜氏族以世其官卒書遂著其氏也翬遂其罪一也仲遂書卒者春秋既絶逆臣之罪已見於翬矣至遂書卒則非以録遂也以遂卒猶繹著魯之失禮也有事祭也不書祭名而書有事者所失在事不在祭故也烝而黷在喪

而吉禘則所失在祭故祭書名
胡安國曰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詞
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
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格也
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
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父子今仲
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
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後

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呂祖謙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則簡兮之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

左氏載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

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

謝湜曰嬴氏文公妾宣公母

胡安國曰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

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

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見之則禘於

太廟秦人歸襚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

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于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謝湜曰狄種類非一故有赤狄有白狄晉道白狄為中國患罪之也

胡安國曰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

職已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呂祖謙曰報崇之役僖公三十三年郤缺獲白狄子今來平

楚人滅舒蓼

謝湜曰舒蓼二微國

胡安國曰按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在周公所懲
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
時楚人彊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
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
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朱熹曰春秋末楚地最廣蓋自初間并吞諸蠻而有
其地如淮南之舒宿亳之蓼皆是初間若不得齊桓
管仲看他氣勢定吞周室以此觀之孔子稱管仲之

功豈溢美哉

呂祖謙曰當楚莊時楚之威圧加於中國南被蠻夷所謂盟吳越而還看傳所載則與舒蓼州蓼相似到得十一二年莊王既殁共王繼之吳始大不憚楚晉申公巫臣乃以乘車教吳楚自此疲於奔命其間爭得二三十年莊王時吳越與羣舒之徒同受盟於楚其時可謂微弱何故數十年間吳便為害後來至於入郢幾滅楚以此知天下形勢不獨中國與夷狄相

為盛衰蠻夷種類亦自相為盛衰何故楚盛時吳越衰到莊王死楚衰吳越盛吳出來威加中國到得夫差墮越起如漢時匈奴盛方其盛時凡北方所謂氊裘之國無不服匈奴後來匈奴分南北烏丸又盛到烏丸既盛所謂匈奴微矣散而處中國如劉元渤海亦列于邊民之間到西晉起海外分崩匈奴左右賢王劉元渤海再起舊時烏丸又微了自此五胡迭長始者吳越盛五胡衰氐羌繼之氐羌盛後來苻堅

衰慕容鮮卑繼之氐羌衰所謂孛頭元命繼之自此
更為消長直到唐藩鎮未嘗不相為盛衰論來一消
一長是天道不息處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謝湜曰雨不克葬葬無雨備也日中而克葬以雨其
葬緩也葬人子之大事也卜日而葬敬大事也虞葬
同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日中虞之時也魯之葬

敬嬴也不知雨之在所備也故卜以己丑葬以庚寅

葬不得以時成日中然後能葬大事簡慢甚矣葬人

子之所自盡也念親不至為不哀慮物不備為不豫

葬不及時為不敬不哀不豫不敬為不孝

胡安國曰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始

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

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

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向也曰婦有姑之

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爲夫人也僖公享
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
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弑君
而書即位耳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
其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
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
以秉彝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
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

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户内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塴于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

國家者乃不能爲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爲悦無財不可以爲悦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爲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呂祖謙曰雨不克葬當有備不可過日俟其晴亦可此當大事者所宜慎也

城平陽楚師伐陳

謝湜曰楚伐陳以陳與晉故也陳即楚則晉衛侵陳陳即晉則楚師伐陳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集義卷三十一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貢生臣鄧友櫄